

梵高名画失窃案

2010年8月21日中午,埃及穆罕默德·卡里博物馆收藏的梵高作品《罂粟花》在展览时突然失踪,下落不明。

据博物馆工作人员说,当天开馆时画作仍挂在原处,但开馆不久却发现这幅油画突然不见了,被人从画框中切割盗走。穆罕默德·卡里博物馆位于开罗老城区,曾是埃及一位政治家的私邸,后改为博物馆。这家博物馆收藏的大多是这位权贵的私人藏品,据说有数百件绝世珍品,总市值超过70亿美元。丢失的这幅《罂粟花》又名《花瓶与花》,是荷兰画家梵高自杀前3年所画,也就是1887年的作品。据鉴赏家介绍,这幅画意图传递无尽的欲望、难以抑制的诱惑和不可避免的死亡,因此以“罂粟花”命名,当时估价在5000多万美元。1978年《罂粟花》曾经失窃,后失而复得重回穆罕默德·卡里博物馆,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。

警方随即介入了此案,由于当天是休息日,所以参观者不多,工作人员也不多。据博物馆监控录像显示,当天上午进入博物馆的参观者只有10人,分布在博物馆的各个角落,几名工作人员在大厅里闲逛、张望。警方调查了这10名参观者,没有发现他们有作案行为,在比对了画框上的指纹后,这些人被排除了作案嫌疑。

警方试图通过监控录像寻找作案者的踪迹,却发现这座博物馆其实是个“不设防的城市”,43个监控探头中只有7个可以工作,当然,冲着《罂粟花》的探头肯定也是坏的;几乎所有的警报器都无法正常工作;案发前博物馆还削减了保安的人数——如此安保措施,博物馆不失窃才不正常呢。

更为好笑的是,案发数小时后,埃及文化部居然宣布《罂粟花》失而复得。原来埃及警方在机场搜查了一对意大利旅客,在他们的行李箱中发现了一幅《罂粟花》,埃及政府大喜过望,马上向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。但随即有人质疑,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名画轻易偷走的汪洋大盗,居然在机场轻易地被人赃俱获,有点不可思议。结果证明人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,被截获的那幅《罂粟花》是赝品,那对意大利游客说这是他们买的仿制品。

虽然埃及政府动用了一切力量寻找这幅名画,但直至今日,《罂粟花》如同人间蒸发,踪影全无——有人估计,这起案件极有可能是博物馆内部人员作案。

据法国枫丹白露城堡官方消息,当地时间3月1日清晨6时许,该城堡中国馆被盗,包括清乾隆年间掐丝珐琅麒麟在内的约15件珍贵藏品失窃,目前法国文化部和警方反文物走私部门已对此案展开调查。

美国电影《偷天陷阱》讲述了一个盗取世界著名艺术品的故事,片中高超的偷盗手法令人叹为观止。其实自从有了博物馆,文物和艺术品的失窃案就一直没有停止过,像一些世界顶级的博物馆譬如巴黎卢浮宫博物馆、埃及博物馆、瑞士博物馆、英国国家博物馆等都遭遇过惊天窃案。盘点全球著名的艺术品失窃案,我们发现这些现实版的《偷天陷阱》,其手段之高超、情节之曲折,一点也不亚于虚构的电影。



阿米地奥·莫迪里阿尼的《执扇女人》



亨利·马蒂斯的《田园曲》



被盗的梵高名作《罂粟花》

博物馆珍品中的偷天陷阱

文本刊特约撰稿

王凯

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名画失窃案

2010年5月20日早晨,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发现有5幅名画被盗,包括毕加索的《鸽子与豌豆》、亨利·马蒂斯的《田园曲》、乔治·布拉克的《埃斯塔克旁的橄榄树》、阿米地奥·莫迪里阿尼的《执扇女人》以及费尔南德·莱热的《平静的生活和烛台》,这些画价值连城,大体估价在5亿欧元左右。

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坐落于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之间,是巴黎有名的富人区,也是游人最兴旺的地方之一。这天早晨6时50分左右,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现场看到展厅窗户被打破,还有一把挂锁被剪断,打开大门后发现5幅名画已经消失。博物馆内的监控录像也显示,19日夜间有一人头戴面具,通过那扇打破的窗户爬进了展厅,案发当晚有三名保安人员值班,但他们什么也没看见。

从被盗艺术品的价值、艺术家的名气及博物馆的档次来看,这起案件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艺术品失窃大案。关于这些名画的下落,据一些媒体报道,巴黎警方逮捕了几名嫌疑犯,据他们交代,由于恐慌,这些名画后来被他们扔进了垃圾桶——此说虽然无法证实,但也无法排除这些艺术品确实有被毁的可能。

英国国家博物馆失窃案

2004年10月29日,英国国家博物馆最负盛名的中国馆被盗,包括玉簪、玉坠、金狮、发夹、指套在内的15件中国文物不翼而飞,这个失窃案

与今天的法国枫丹白露城堡案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。

英国国家博物馆建于18世纪中期,坐落于伦敦西北,是英国最大的博物馆,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,1759年正式对外开放。博物馆拥有藏品800多万件,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珍贵文物和科学家手稿,藏品之丰、种类之全,世所罕见。

在现代科技相当发达的今天,这起盗窃案的神奇之处是偷盗者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,博物馆方面甚至连失窃的具体物品和时间也没搞清楚,直到次日保安巡逻时才发现文物失踪。开始说丢失了7件文物,后来又改为15件,失窃时间也只是大体估计——由此可以看出博物馆管理的疏松和懒散。

警方发言人说现场没有任何玻璃破碎的痕迹,盗窃者也没有触动任何报警系统,因此认定盗贼是在公众开放时间进入博物馆的。伦敦警方虽多次出动精干警力,却没有查到嫌犯的一丝踪影,于是各种传言纷沓而至:有人说作案人是隐形人,有人说盗贼是神幻影像,还有人说窃贼是外星人——种种说法,都给这个盗窃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

据说英国失窃艺术品登记局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失窃艺术品名录,根据他们的记录,全球每年失窃的文物和艺术品的数量不在少数,其中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数量所占比例相对较小,但近年来却有明显上升趋势,不知是何原因?

扑朔迷离的故宫盗宝案

关于故宫盗宝的案例自清帝退位以来即屡屡发生,其中影响最大、流传最广的当属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“盗宝案”。

民国政府成立后,废帝溥仪仍以“皇帝”的名义住在宫内,溥仪将故宫国宝视为己有,或拍卖,或抵押,或赏赐,数不清的珍贵文物由此悄然流失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马上接管了故宫博物院,易培基被任命为院长,张继任副院长。

南京方面公布了对故宫的任命后,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。按当时的官场惯例,这种情况下应由副院长张继代行院长职权,但易培基却认为张继不宜主持故宫工作,于是推荐女婿李宗侗担任博物院秘书长,主管日常事务。这一任命引起张继的不满,易、张两人从此反目。

后来博物院曾将宫中一些没有历史文物价值的物品折价售卖,有人趁机控告易培基非法侵占、盗卖故宫古物,这时李宗侗在购买故宫旧物时贪占了一些小便宜,也被张继等人抓住了把柄,易培基为息事宁人,翁婿双双辞职。但事情并未了决,在张继运作下,1934年10月,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培基、李宗侗

等人提起公诉,指控易培基“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1319粒,宝石526颗,以假珠调换真珠者9606颗,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颗,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1496处。”法院还指控易培基将大批故宫书画以假换真。

至此,易案由小打小闹的“盗卖案”逐步升级为以假换真、监守自盗的大案要案,所涉财物之贵重、数量之多令人惊叹。此事经媒体披露后举世哗然,易培基等被斥为故宫蠹虫,有心申辩也无人听信了。

1935年12月,法院聘请书画家黄宾虹帮助鉴定故宫书画真伪,黄于次年先后在京、沪等地鉴定,并将认定的赝品、伪作几十箱封存起来,作为易培基盗宝的罪证。检察官根据鉴定武断地认为,故宫皇家藏品不应有假,有假即为易培基等人以伪易真所致。

1937年9月30日,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培基、李宗侗、吴瀛(故宫博物院秘书)三人提起公诉,罪状再次升级,除以往的“侵占”外,又加上了“吞没”的罪名。但此时易培基已经去世,上海战事正酣,南京局势危急,国民政府各部门纷纷西迁,最后也就无暇顾及此案了。

对于黄宾虹的鉴定以及



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

法院对黄氏结论的采纳,易培基的继任者马衡不表认同。在黄宾虹鉴定的当年,马衡即撰写了论文《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》,通过大量实例论证了书画之赝自古有之,法院仅听黄宾虹一家之言就断定“帝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,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”是不符合逻辑的。著名文物专家朱家溍也为易培基鸣不平,1949年春,他向马衡建议将当年封存的那些赝品打开看看,结果发现那些物品上都粘有清宫的黄签,记载着入库的日期和档号,一看就知是故宫旧物,所谓易培基以假换真之说根本不成立。后来他在《故宫退食录》中说:“有不少人以为皇宫内不可能有假东西,这是个误解;平时这种误解也无关紧要,可是法院以‘故宫无假物’为前提,推断‘如果有假物即是易培基盗宝’的结论,却是很大的错误。”

所谓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,其实是一场莫须有的栽赃和陷害。图